

龙虾跳跃的夏天

◎赵自力

虾在老家很常见,米虾居多,它们太过于娇小了,喜欢群居。也有马虾和黑壳虾,个大味美,备受孩子们青睐。小龙虾绝对算得上是“稀客”,偶尔有几只,但不常见,更没有上过农户们的饭桌。

前几年,村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,乡亲们流转种了几十年的田地。父辈们放下锄头,从农民“变身”为工人,在家门口务工,帮忙在合作社做事。“立夏到,龙虾跳”,每年的夏初,小贩们的货车在村口堵成了长队,争相购买小龙虾。那段时间,小龙虾成了中心话题,从养殖到价格到各种吃法,都可以聊它个半天。

小龙虾在村里占据了“根据地”后,受益的就是乡亲们了。由于小龙虾会爬田埂,会钻洞,生存能力极强,导致塘里河里

堰里都是它们的身影。特别是在下雨天,水流把小龙虾冲到了更远的地方。一时间,小龙虾在我们那里不仅站稳了脚跟,还不断“开辟领地”,成为十里八乡都喜欢的精灵。最高峰的时候,毫不夸张地说,老家只要有水的地方,就有小龙虾。虾一多起来,平静的水田一下有了生气。“以前下塘摸鱼,下河摸虾,现在小龙虾到处都是,够你们捉的了。”今年立夏一过,父亲就发微信语音来,“怂恿”着我们回家捉虾。

一回到老家,到处是虾的气息。广袤的田野里,大大小小的池塘星罗棋布,宽宽窄窄的河道纵横交错,潺潺的流水唱着不老的歌谣。戴着草帽,挽起裤腿,大人们捉虾捕虾,小孩子们钓虾逗虾,昔日平静的田野被渲染得格外热闹。父亲在帮工之余,也弄了一块

虾田。远远望去没什么动静,走近一看小龙虾都在水草中觅食,见有人来纷纷一弹一跳地逃到深水里。

“想吃龙虾了吧,多钓点,让你们尝尝鲜。”父亲忙嘱咐着我们。我和孩子趴在田埂上,用线系住蚯蚓,丢到虾田深水里。龙虾吃食时,轻轻把线一提,就钓起来一只个大的龙虾来。不要一个小时,就能钓小半桶龙虾。孩子像被口香糖粘住了似的,趴在田埂上就舍不得挪身。回家后,妻子帮父母洗虾剥虾,然后精心烹饪美味的大虾。一大盆红彤彤香喷喷的小龙虾上桌,吸引着全家人的眼球,筷子夹也好用手拿也罢,顾不得吃相了,肆意地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每年立夏一过,小龙虾就在老家的虾田跳跃,那是老家夏天里最动人的画面。

赏荷

◎陈敏仪

听说荷花开了
选择一个清凉的早晨出发
只想带回一缕淡淡的馨香
一池碧绿,鲜嫩了我的双眸
那枚柔美的荷叶上
露珠闪烁着透明的梦吃
披着晨曦薄纱的荷花
恰似含羞的睡美人
纯洁的笑容,净化心中的愁怨
喜欢这样静静的赏荷
无需言语,已是一种震撼的美
那样淳朴,素雅,纤尘不染
心亦如荷花,亭亭玉立
微风拂过,打破静谧
心慌的翠盖,抖弄一盘珍珠
绯红的羞答,散落一池
湖泊荡漾着粉色的妖媚
此刻,只想采一页清香的荷笺
迎着荷花蹁跹的节奏
为夏天写一阙欢快的词

交警礼赞

◎仇进才

站在十字街头,和道路一起
用肺部吞吐尘土与尾气
指挥着晨光与夕照的轮回
红绿灯上,目光明亮如炬

每一个手势,都是一种修辞
是祝福语的比喻,是交响乐的通感
是流动与静止的反复
是文明与安全的排比
把四季光景用手套一一抚摸

落雪的黑发诉说着青春
入木三分的守护与奉献
在车水马龙澎湃的抒情中
他站成一枚感叹号
在城市写下的诗行的结尾
点顿成一尊雕塑



■千灯湖夜色。桂城摄影协会 刘显强 摄

■德鸿文汇。桂城摄影协会 王凤超 摄

流年

◎汪海林

我们之间有流水、星辰
这永恒的书写,穷尽一生的仰望
那在黑暗里哭泣的风声
河流席卷中沉没的石头
已成为时间的殉道者
我们御下沉默的赞歌
湖水交出眼泪
岸,必举高灵魄

天使

◎陈红

我常常以为
泉是水的童年
所以
童年与泉水是一种灵魂的融合
当水以一种虔诚的姿态思念童年时
正如一个人
眺望清泉下的倒影
倒影中的你变得无比真实
曾经的童年
是顽童丢弃在河边的一根枯枝
谦卑而又渺小
当我们是一个老孩子时
当生命的苦涩
带着血与泪的痛感的声音走来时
我们却紧紧抓住了这根枯枝
此时
它已奇迹般地变成了
一株不朽的常青藤
——透着生命的喜悦
我们赫然发现
泉水中有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家
童年里住着一个最最幸福的天使

醉了樱桃

◎张新文

五月,樱桃熟了,熟了的樱桃红红的,点缀在绿叶间,像涂抹了粉底,又打上胭脂腊的美人胚子,又像是醉了的女子,满脸通红好看至极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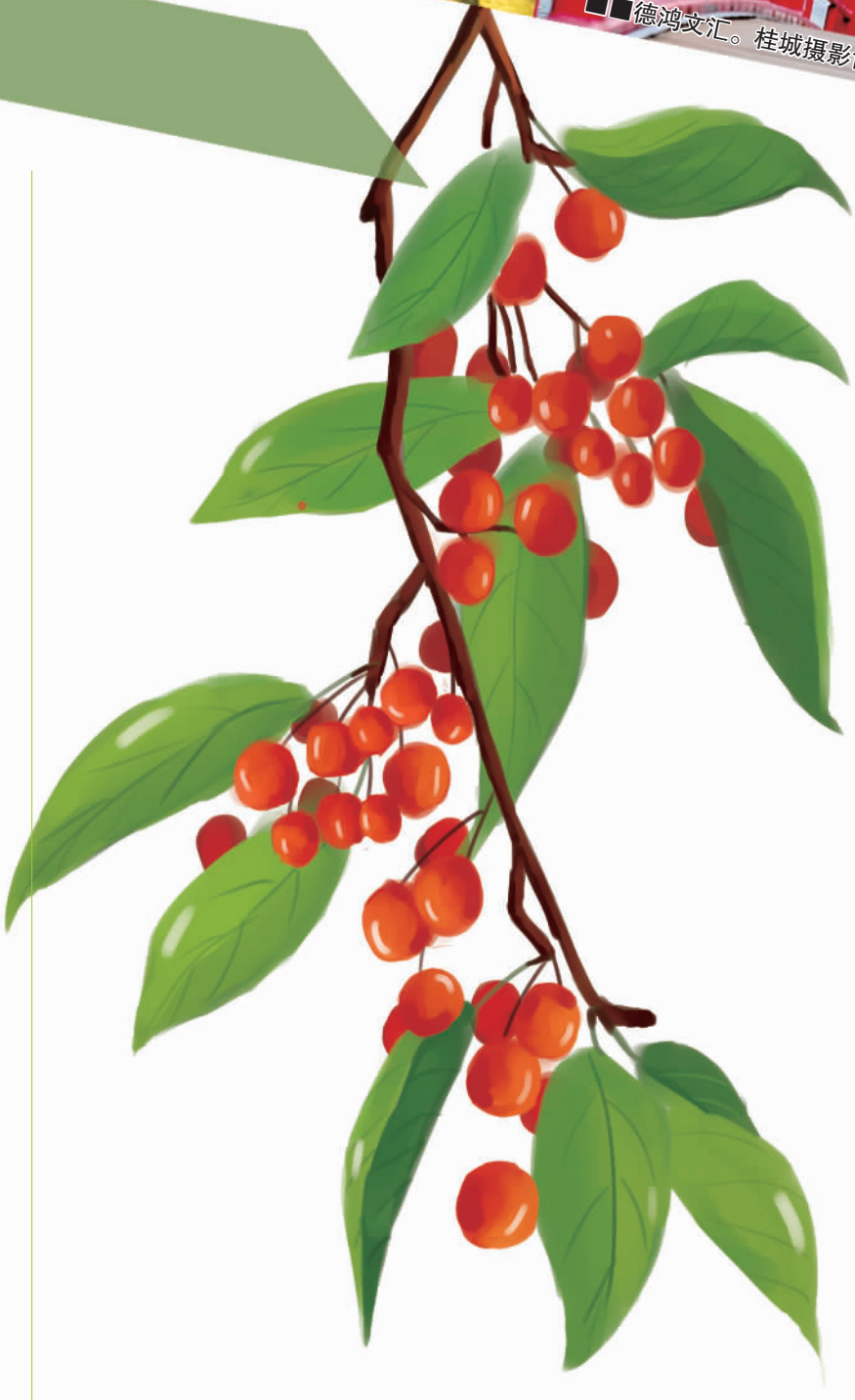
“樱桃好吃,树难栽。”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母亲说,樱桃树成活率低,如果不好好服侍,它就跟个病秧子一样,要吃到酸中带甜的樱桃果儿那可是难事哟!即便满树挂满了果子,樱桃也娇气得很,五月气候有时会异常,遇到大风夏至,没有吃到嘴的青樱桃会砸落一地;樱桃易落果,据说癞蛤蟆在樱桃树下眨巴一下眼,樱桃就会立马落下;还有贪吃的鸟儿,稍不留神,一树的樱桃,就成了一群鸟的盛宴……

那年父亲从外地带回一棵樱桃树苗,母亲把它栽在用木条编制的篱笆院里,冬天用塑料袋套着,袋口及地覆盖碎土;春天沿树边挖坑上牛粪,还不时地把淘米水泼到树根上,樱桃树在母亲的呵护下,茁壮地成长着,并很快就挂了果……母亲很会管理这棵樱桃树,每年冬天修剪枝条的时候,她总是把树头剪掉,不使樱桃树长高,她说树高了就不

好管理了,这样,树就横着长,长成了一顶遮阳伞。母亲怕熟了的樱桃遭群鸟偷食,就买了透明镂空的遮阳网,像个蚊帐把整棵樱桃树罩了起来……夏天坐在樱桃树下吃饭,伸伸手就可以摘到樱桃,有时拉拉树枝,樱桃就可以送到嘴里,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

好久没有回父母的身边,母亲电话里说今年的樱桃树跟疫情下的人们一样,也憋久了。春天里它都在偷偷摸摸地发芽、展叶,不像过去那么张扬而又疯狂地生长,她还担心今年不会挂果呢!可是这树很争气,没有辜负这迟来的春天。夏天一到,树上就挂满了红红的樱桃,昨天她还和我爸去了集市上,摘了一篮子樱桃,送到镇里的敬老院里,也让老人们尝尝鲜。

隔着时空,我潸然泪下,脑子里总是浮现父母那苍老的背影,以及父亲挎着篮子,母亲尾随其后,篮子里是刚摘下的樱桃,红红的,像两位老人火热的心……



统筹/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